

福州路,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文化,可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座礼堂、一个书店、一家饭店、一片菜场。

原先福州路210号有座其貌不扬,但有点神秘的礼堂,这就是市府大礼堂,最早称市人大礼堂,那个特殊的年代曾改叫市革会大礼堂。好像那里的票子大多是组织供应的,很少对外出售。第一次有缘走进这个礼堂,是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现代舞剧(那时不称芭蕾舞)《白毛女》的票子。礼堂给我的印象是大气、剧场大、舞台大、乐池大。我的座位在后排左侧,当舞台上飘起稀疏的雪花,乐池里奏起熟悉的旋律时,看到朱逢博缓缓出现在舞台

右侧。伴随着喜儿欢快轻盈的舞步,响起了优美甜润的歌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来到……”

有一阵,市府大礼堂成了《白毛女》固定的演出场所,或许只有这样的礼堂,这样的舞台,才能展现《白毛女》恢弘的场面、磅礴的气势。

再次走进市府大礼堂,是1983年1月,观看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演出。那晚,有两个节目给了我很大的艺术冲击力,一个是双人舞《再见吧,妈妈》,另一个是独舞《希望》,男演员华超在第一届全国舞

比赛中因这两个节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空旷的舞台上,一个穿着短裤赤露身躯的男性人体,在贴近天幕的表演区扭动着挣扎着,几度站起又几度跌倒……独舞《希望》通过肢体的律动,表现了人的企盼、迷惘、痛苦、挣扎、反抗、希望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后来有评论把独舞《希望》称之为新时期现代舞的开山之作。

进机关工作后,市府大礼堂就成了常去的场所。除了开会外,主要是看电影。市府大礼堂放映的影片要比外面早,几乎每个周日都有新片放映,但分到一个处里每次也就几张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年轻人主要的精神生活,老同志往往把票子留给

我,我在那里看过许多影片,印象深的有《人到中年》《逆光》《大桥下面》。

福州路上的旧书店,是少时常去之处。在那里翻阅旧书而不买,不会遭到白眼。工作后有工资就不是光翻不买,鲁迅作品的单行本都是从旧书店淘来的,大多五折六折,原价4角的《且介亭杂文》只要2角钱。最便宜的是图书馆清理出盖有注销章的旧书,往往只有二折三折。我收藏的旧书中,有好些是原上海青年宫的藏书。那时青年宫的借书证是很紧俏

的。如今旧书店原址已改作古籍书店。闲时会到离家不远的,“深藏”在瑞金二路曲曲弯弯弄堂里的新文化服务社转悠。高高的书架上层层叠叠放着各色旧杂志,有1953年的《世界文学》,1958年的《红旗》,1964年的《围棋》,在这里能寻找到先前书店里的那种特有的氛围。

福州路还是沪上餐馆集聚的一条马路,可惜那家“大鸿运”酒楼不复存在了,当年我是在那里办的结婚酒席。“大鸿运”当时以经办喜庆宴席而闻名。现在流行上

星级宾馆办婚宴,参加过几回,开始有点新鲜,后来像是看华丽而冗长的演出,剧本的结构大致相似,情节也雷同的居多。以前“大鸿运”斜对面,浙江中路口有片菜场很有名,是沪上出现较早的室内菜场。原先菜场大都是露天的,邻近福州路的宁海东路,就是一条有百年多历史的“菜市街”。到室内菜场买菜可不受日晒雨淋、寒风侵袭之苦,也不必赶早风去排队,下午也有市。天天买菜不可能舍近求远,但逢年过节,我会特意去福州路菜场,把积攒下来的肉票去那里用完,那里的大排、蹄膀、精肉货源足、质量好,顺便还带回几盆价廉物美的盆菜。

当然,福州路的记忆远不止于这些,还有“杏花楼”的小吃,“美味斋”的菜饭,“百新”的文具,“天蟾舞台”的京戏……福州路的记忆很文化,也很平民。

去年秋天,公司派我到加拿大研修学习半年。在研修学习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加拿大朋友科恩。

一个周末,科恩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科恩有两个孩子,一个是3岁的男孩,叫马克;另一个是5岁的女孩,叫琼斯。我去商场精心挑选了两件小礼物,分别送给马克和琼斯当做见面礼。

很快,科恩的妻子玛丽便准备好了晚餐,并招呼大家准备吃饭。这时,正在客厅里搭积木玩的马克,开始把散落一地的积木一个一个个地往盒子里装;琼斯则跑去厨房拿来餐纸放到餐桌上。随后,姐弟俩又鱼贯走进厨房,每人拿出一套塑料的餐具,摆到餐桌上自己的位置。餐毕,姐弟俩又自动把各自用过的盘碟、刀叉,一样一样地搬到了水池边。做好了这些后,马克和琼斯兴奋地跑到妈妈玛丽身边,拉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今天我们要熊猫贴画。”妈妈玛丽从抽屉里拿出一些胶贴画,挑出两张熊猫贴画,认真地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彩色纸单上。

我好奇地问科恩,孩子们在做什么?科恩热情地把我拉到冰箱前,指着上面粘贴的两张彩色纸单,说:“这是我们为马克和琼斯制定的每天的家务事清单,清单上的每项家务,他们必须合格完成……”我看到,在马克的每天家务事清单上这样写着:把自己玩过的玩具放回玩具箱;饭前把纸餐巾摆放在桌上;帮助准备宠物饲料;帮妈妈拿扫帚等等。在琼斯的家务事清单上则这样写着:擦桌子、椅子;独自铺床;吃完饭放回书包;把脏碗拿到水池边;帮助妈妈把叠好的清洁衣服放回衣柜;浇花;到报箱取报纸等等。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务事清单也在不断变化。

科恩告诉我:在加拿大,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有一份家务事清单。从孩子两到三岁开始,父母就会有意识地让孩子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来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动手能力。加拿大的父母们普遍认为:要让孩子有责任感,就得先给他们责任让他们去承担,而做家务事就是最好的训练材料。我问科恩,孩子们会不会很讨厌做家务?科恩说:不会!恰恰相反,孩子们都觉得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很有成就感。而孩子每做好一件家务活,家长也会在家务事清单上,贴上孩子喜欢的胶贴画,以示鼓励。

听了科恩的一番话,我不禁联想到我们国内,像马克和琼斯这样大的小孩子,正是父母“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年龄,娇惯得如同家里的“小皇帝”,以至于一个个都养成骄横跋扈的坏脾性。

我认为,加拿大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动手意识,因地制宜地引导孩子独立地做家务事,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很值得我们国内家长借鉴。

福州路的记忆

郭红解

为眼泪返航释放在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规则是可以受到情感因素干扰的。如果其他机

场效仿,其他乘客效仿,航空规则将会遭受重大扰乱,也变相影响航空安全。人性化可以有,但不能以牺牲规则为代价。为眼泪返航虽然令人动容,却不宜过分渲染,而要下不为例。

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而为迟到的旅客返航是不值得提倡的。

为“眼泪”返航当下不为例

左崇年

一架从杭州飞往长沙的飞机,在即将起飞时因为一个女人的求助临时折返,耽误了一个小时。这名女子到杭州出差,听闻女儿因车祸亡故,赶不上航班大哭,机场说乘客临时为她做出取消飞行回头接人的决定。报道很感人,赢得许多赞美,但这件事后商榷。

虽然当事人女儿因车祸遇难,非常让人同情。但这样的悲剧已经发生,属于事后处理,并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没有必要开“历史上罕见”的口子,这样做代价太大。航空飞行是特殊领域,有着严格的飞行时间、飞行条件,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晚点对同机乘客的时间影响,对跑道上其他飞机的影响,对所到达城市机场旅客的影响。为生命让道可以理解,但为同情让道不能提倡。

按照有关安全规定,只有飞机在安全受到影响的紧急情况下才能返航。如:飞机按时起飞后,由于在航路中遇有不能绕过或飞越的浓积云雷雨区;目的地机场有雷雨、大风、低能见度等低于着陆标准的天气;或飞机自身出现故障等。为了乘客的生命安全才能返航。

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随便乱改,规定岂能为眼泪?为了同情而擅自改变航班,这样的人性化有点过,是乱了正常的管理秩序,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只有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紧急情况下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而为迟到的旅客返航是不值得提倡的。

为眼泪返航释放在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规则是可以受到情感因素干扰的。如果其他机

场效仿,其他乘客效仿,航空规则将会遭受重大扰乱,也变相影响航空安全。人性化可以有,但不能以牺牲规则为代价。为眼泪返航虽然令人动容,却不宜过分渲染,而要下不为例。

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而为迟到的旅客返航是不值得提倡的。

为眼泪返航释放在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规则是可以受到情感因素干扰的。如果其他机

场效仿,其他乘客效仿,航空规则将会遭受重大扰乱,也变相影响航空安全。人性化可以有,但不能以牺牲规则为代价。为眼泪返航虽然令人动容,却不宜过分渲染,而要下不为例。

神奇的乐团

沈传薪

很少有人知道,在上海徐家汇,还有一支大乐队,一支双管编制、声名远扬海内外的大

乐队,叫“上海徐汇大众乐团”,海外媒体称为“神奇的乐团”。我是这个乐团的团长兼指挥。乐团近六十位演奏员与三十多名合唱团员,大都来自徐家汇社区,少数是被吸引过来的其他区域的业余音乐爱好者。一支业余的乐团,为何值得我倾情倾力,有朋友不理解。

我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至退休,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任专业作曲。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退休之后各处创作邀约应接不暇。2008年,南丹路上新建的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落成,徐家汇街道托人来找我,希望组织业余音乐活动。我家就在徐家汇边上,也属于徐汇区的子民,似觉参加社区文化活动是一种责任。另外,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建设也都落到社区,社区是社会的基础,社区的音乐素养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音乐水准才会提高。在街道支持帮助下,2009年元旦上海徐汇大众乐团宣告成立,简称“大众乐团”,注册地与排练场都在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并与徐家汇街道办事处签约承诺共同主办“社区文化与名人同行”双周免费“亲民音乐会”。至此,大众乐团已演出“亲民音乐会”四百多场,场场爆满,观众达数十万人。

现在,一个正规的乐团持续参加公益性演出四百多场,在全国绝无仅有。大众乐团并无活动经费,作为团长与指挥,排练与演出我首先分文不取。谱写新作与为经典作品编配,也不要分文。偶尔其他单位邀请的商业演出,有点微薄的收入,全部发给演奏员与合唱团员。我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已享受超出一般市民的生活待遇,我满足了,“衣食无忧”之后别无他求,只想为社会的音乐普及与提高尽点力。

徐家汇的命名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而得,徐家汇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顾锡培,建议我创作一部以“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为题材的音乐作品。经过学习文献资料,阅读相关报道,采访专家名人,在2011年底一部以交响乐、合唱、重唱、独唱为主,朗诵、表演及多媒体画面等融汇一体的清唱剧《徐光启》诞生了。在2012年3月5日,我在上海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中介绍这部新作,并在贺绿汀音乐厅光荣首演。

96岁的周小燕教授在近40℃的高温下,来到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观看清唱剧《徐光启》,受到感染。她上台赞扬清唱剧《徐光启》好听、好唱、好看,是一部优秀作品,对演唱、演奏的水平深表满意,并多次提及我能坚持乐团的奉献精神可嘉,对全体团员不为名利坚持公益性的演出表示钦佩,她又笑容满面和大家握手、合影留念。

清唱剧《徐光启》在上海演出40多场,还去国外展演。2011年5月去美国巡演之后,2012年6月,徐汇区政府率领大众乐团赴韩国釜山参加中国文化年演出清唱剧《徐光启》。

演出出现场,我看到当地电台、电视台直播,兴奋的同时更充满荣耀。晚上演出时,一万多人挤满音乐广场,我一生从事音乐创作,还没有一部作品有万余观众同时欣赏,而且在国外,我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海洋。在我谢幕鞠躬致意的时候,韩国郊区狂奔上舞台,竖起大拇指向演员们致谢,用中文连声说“好、好、好”,并转身紧紧把我拥抱说“谢谢,谢谢,太好了”。此时,我禁不住流下热泪,深为清唱剧《徐光启》在海外演出成功而激动,也为徐家汇社区文化走向国际的成功而感奋。2012年8月,大众乐团赴柬埔寨演出清唱剧《徐光启》片段后,被当地报刊称为“神奇的乐团”。

心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奏效。另外已患了10多年的高血压,发现在医嘱药物的控制下,十分有效,于是在“自我感觉良好”及“自说自话”的基础上,自己擅自做主并征得医生同意,减了二分之一的药,改每天服药为隔天服药,医生在首肯我每天坚持游泳的同时表示减药措施可以试试。

一年“游”抵南京,我以“蛙泳”领略了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繁华,以“仰泳”饱览了太湖鼋头渚的秀美,以“蝶泳”探寻了扬子江畔美丽的焦山,最后以“自由泳”向秦淮河夫子庙冲击,我获得了颈椎病的康复,高血压的基本控制,遗憾的是没能向失眠告别。来年还有一个愿望:自己颈部气管前方甲状腺上的一个小结节能通过不断与泳池水的摩擦,渐渐融化最后消失。

游泳给我带来快乐,快乐使人健康,明年这时候,我该游至徐州了。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季国虎 一向实话实说 (四字外贸用语) 昨日谜面:测试肺活量 (三字口语) 谜底:探口气

划又开始了,希望能获得比第一年更高的出勤率,同时将自己的泳程再有所提高。

游泳的好处不用我赘述,早已有许多运动科学理论论证,不然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游泳而加入游泳爱好者的行列。但我还是想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实事求是来为大家



是,美丽、优雅、别具风致。承蒙你赞叹有加,是对我眼光的褒奖呵。你想不到的,这美兰是我从山间路边买来的,价钱如粪土!

兰阿兰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文并图

中国拥有的兰花多达1300种,被国人钟爱称之为国花的春兰、蕙兰等仅约30种。是不是其他品种都不如这30种,都不是呢?根本不是。只因这几种被有话语权者宠幸,给出了高价而已。许多各具风韵的美兰因进不了他们视野或不合他们口味,而只能藏身幽谷,寂寞开无主了。

如果这种状态得以维持,那何尝不是好事,不是最佳自然状态呢?可是,天价刺激出的掘兰大军漫山遍野疯狂地进行毁灭性扫荡,凡兰皆掘,然后由包工头按图索骥,不符其标准者,或弃为垃圾,或贱价抛售。真个是玉石俱焚!

对,你说得对,以兰见艺,如今的艺术品生态与之十分相似,简直太像了!那么,以兰见人呢?所以,不改革真不得了。

海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中介绍这部新作,并在贺绿汀音乐厅光荣首演。

96岁的周小燕教授在近40℃的高温下,来到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观看清唱剧《徐光启》,受到感染。她上台赞扬清唱剧《徐光启》好听、好唱、好看,是一部优秀作品,对演唱、演奏的水平深表满意,并多次提及我能坚持乐团的奉献精神可嘉,对全体团员不为名利坚持公益性的演出表示钦佩,她又笑容满面和大家握手、合影留念。

清唱剧《徐光启》在上海演出40多场,还去国外展演。2011年5月去美国巡演之后,2012年6月,徐汇区政府率领大众乐团赴韩国釜山参加中国文化年演出清唱剧《徐光启》。

演出出现场,我看到当地电台、电视台直播,兴奋的同时更充满荣耀。晚上演出时,一万多人挤满音乐广场,我一生从事音乐创作,还没有一部作品有万余观众同时欣赏,而且在国外,我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海洋。在我谢幕鞠躬致意的时候,韩国郊区狂奔上舞台,竖起大拇指向演员们致谢,用中文连声说“好、好、好”,并转身紧紧把我拥抱说“谢谢,谢谢,太好了”。此时,我禁不住流下热泪,深为清唱剧《徐光启》在海外演出成功而激动,也为徐家汇社区文化走向国际的成功而感奋。2012年8月,大众乐团赴柬埔寨演出清唱剧《徐光启》片段后,被当地报刊称为“神奇的乐团”。

心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奏效。另外已患了10多年的高血压,发现在医嘱药物的控制下,十分有效,于是在“自我感觉良好”及“自说自话”的基础上,自己擅自做主并征得医生同意,减了二分之一的药,改每天服药为隔天服药,医生在首肯我每天坚持游泳的同时表示减药措施可以试试。

一年“游”抵南京,我以“蛙泳”领略了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的繁华,以“仰泳”饱览了太湖鼋头渚的秀美,以“蝶泳”探寻了扬子江畔美丽的焦山,最后以“自由泳”向秦淮河夫子庙冲击,我获得了颈椎病的康复,高血压的基本控制,遗憾的是没能向失眠告别。来年还有一个愿望:自己颈部气管前方甲状腺上的一个小结节能通过不断与泳池水的摩擦,渐渐融化最后消失。

游泳给我带来快乐,快乐使人健康,明年这时候,我该游至徐州了。



一份家务清单

佟才录

去年秋天,公司派我到加拿大研修学习半年。在研修学习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加拿大朋友科恩。

一个周末,科恩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科恩有两个孩子,一个是3岁的男孩,叫马克;另一个是5岁的女孩,叫琼斯。我去商场精心挑选了两件小礼物,分别送给马克和琼斯当做见面礼。

很快,科恩的妻子玛丽便准备好了晚餐,并招呼大家准备吃饭。这时,正在客厅里搭积木玩的马克,开始把散落一地的积木一个一个个地往盒子里装;琼斯则跑去厨房拿来餐纸放到餐桌上。随后,姐弟俩又鱼贯走进厨房,每人拿出一套塑料的餐具,摆到餐桌上自己的位置。餐毕,姐弟俩又自动把各自用过的盘碟、刀叉,一样一样地搬到了水池边。做好了这些后,马克和琼斯兴奋地跑到妈妈玛丽身边,拉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今天我们要熊猫贴画。”妈妈玛丽从抽屉里拿出一些胶贴画,挑出两张熊猫贴画,认真地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彩色纸单上。

我好奇地问科恩,孩子们在做什么?科恩热情地把我拉到冰箱前,指着上面粘贴的两张彩色纸单,说:“这是我们为马克和琼斯制定的每天的家务事清单,清单上的每项家务,他们必须合格完成……”我看到,在马克的每天家务事清单上这样写着:把自己玩过的玩具放回玩具箱;饭前把纸餐巾摆放在桌上;帮助准备宠物饲料;帮妈妈拿扫帚等等。在琼斯的家务事清单上则这样写着:擦桌子、椅子;独自铺床;吃完饭放回书包;把脏碗拿到水池边;帮助妈妈把叠好的清洁衣服放回衣柜;浇花;到报箱取报纸等等。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务事清单也在不断变化。